

# 从艺五十年 辛勤传神韵

——天津隆重举办祝贺京韵大鼓艺术家刘春爱艺术生活50年活动

■学曲



新春伊始，津门曲坛传来喜讯，骆派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刘春爱迎来了她从艺50年的喜庆日子，由天津市文联主办，天津市曲协、天津市曲艺团等单位承办的骆派京韵演唱会和刘春爱京韵大鼓艺术研讨会，以及刘春爱喜收8名新徒的典礼仪式在津隆重举行。

2月9日晚中国大戏院座无虚席，一片喜庆。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发来贺信并赠送了大花篮，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王文华出席并代表市政协主席邢元敏赠送花篮，中国曲协发来了贺电，中国曲协主席刘兰芳派人送来了“宁静致远”的书法横幅，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姜昆为刘春爱亲书“千古传承 鼓瑟弦音”，市政协副秘书长赵天皓、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孙福海、中国曲协副主席籍薇、老曲艺家王毓宝、曹元珠、魏文亮、花五宝等观看了演出，演唱会由快板书名家张志宽和骆门弟子罗君生主持。骆门弟子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王铁成，骆门弟子评剧白派名家王冠丽，骆门弟子李光荣、李梦雄、迟早成等登台献艺演唱了骆派京韵大鼓经典曲目，刘春爱深情为大家献上骆派奠基代表作《剑阁闻铃》，倾倒了全场观众，场内不时爆发出叫好声和热烈的掌声。8位新徒分别演唱了骆派不同时期的代表曲目，展示了再传弟子的风采，让众多的“骆迷”们大饱耳福。这是天津曲苑的一件盛事，天津曲艺舞台一派春意盎然，迎来了骆派艺术的春天。

刘春爱于1960年2月考入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至今从艺五十年。当年由京韵名家桑红林老师开蒙，同年10月在学员汇报演出中被鼓曲大师骆玉笙慧眼识



才，决定亲授骆派京韵大鼓，从此她师承骆玉笙，42年来亦步亦趋，形影不离。她有一条宽厚、明亮、圆润的好嗓子，声腔音韵酷似乃师。上世纪60年代前期正是骆派艺术的发展高潮，她跟随老师学习，进步神速，艺术突飞猛进，很快学会了骆派基本代表曲目十几段，1961年春节，年仅12岁的刘春爱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为陈云同志演唱《丑末寅初》，受到了陈云同志的赞许；在第一届“津门曲荟”上她演唱了《祭晴雯》，受到了广大曲迷的欢迎；在天津广播电台录音播放的骆派曲目得到听众的好评。

骆派京韵大鼓依情唱曲，刘春爱深得个中三味，她对骆派艺术的学习历经了从形似到神似的探索。骆老师对她下的功夫最多，寄予的希望也最大，上世纪70年代，骆先生与她对唱了《韩英见娘》、《将相和》、《夜请李月华》、《卧薪尝胆》等曲目，使春爱的艺术日臻完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创演了《风尘知己》、《司马迁》、《琵琶行》、《生命之光》等新曲目，特别是朱学颖老师创作的《莺莺听琴》，她与弦师张子修共同设计唱腔，词句典雅，唱腔清新，呈现出一种新意，同时具有浓郁的骆派风格，丰富了骆派唱段。

50年来她演唱了近百段曲目，深得骆派神髓，是骆先生的得意高足。骆老师曾给她起名叫“桥梁”，意思是希望她承上启下，肩负起传承的重任。刘春爱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在中国北方曲校任教20多年，先后培养了六届骆派京韵毕业生，这些青年演员都活跃在京津曲艺舞台上。2004年她又在天津市老年健康大学开班普及骆派京韵大鼓，让这些老年人从欣赏骆派大鼓的愉悦中感受生活的快乐。今天她又喜收8名新徒，使骆派艺术后继

有人，进一步扩大了骆派艺术的影响，让骆派委婉动听的声腔打动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热爱鼓曲。

她退休以后奔波在京津两地，不辞辛劳地演出、教学，在北京市文联、曲协的支持下成立了“刘春爱骆派艺术工作室”。

刘春爱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曲艺术家，具有新文艺工作者的素质，50年来在继承发展骆派艺术的道路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她曾荣获首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长治杯”全国鼓曲大赛二等奖等国家和省市级奖项，曾两度赴台演出，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2月10日在天津市文联二楼展馆举行的刘春爱京韵艺术研讨会上，中国曲协副主席籍薇、天津曲协主席丁元，京津两地的曲艺理论家倪鍾之，曲艺作家朱学颖、孟然、张昆吾以及天津市群艺馆负责人李治邦、张玉恒，北方曲校领导张庆和，天津电台资深曲艺编辑张庆长，天津市曲艺团团长许秀林，天津市曲协副主席王永良及曲艺家籍薇、魏文华、储从善、曹元珠等深情回顾了刘春爱的成长历程，高度评价刘春爱的演唱艺术，并提出殷切希望。在祝贺她艺术生活50年之际，祝愿她高擎骆派大旗，永葆艺术青春，传艺授徒勇往直前，使骆派神韵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感恩之心告慰骆先生在天之灵！

正是：五十年辛勤耕耘结硕果，

架桥梁传承神韵永扬波！

（责任编辑 / 刘红英）

（本文照片由天津曲协提供）

## 相关链接：

为祝贺京韵大鼓艺术家刘春爱从艺50年，曲艺理论家薛宝琨撰写了《以形写神 形神兼备——刘春爱“骆派”鼓曲魅力浅探》的文章，将“骆派”京韵的艺术特质娓娓道来，并盛赞刘春爱为“迄今‘骆派’风格传承的第一人”。现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京韵大鼓“骆派”传人刘春爱女士，乃我国鼓曲演唱大师骆玉笙先生之嫡传弟子。“骆派”是京韵大鼓成熟期女性演唱艺术之集大成者，集中体现了这一民族民间演唱艺术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农民自娱自乐的消遣工具而发展为城市市民抒情叙事的重要诗体。成为近世以来北方鼓曲艺术中表现力最强、覆盖面最广、文学性最为讲究、艺术流派和保留曲目最为丰富的全国性曲种。“骆派”的女性化魅力之一是阐扬了该形式古朴简约、含蓄曲婉的艺术潜质，从而使其具有雅俗共赏、刚柔并济的艺术风格，二是在表现方式上使依字行腔、依律作韵、说唱结合、一曲多用等诸多方面更臻完美、更富意境。

京韵大鼓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由“乡音”改为“京韵”。这一“由怯入雅”的转变不仅意味着该形式进步的城市化或市井化意识，也同时确定了与其同时兴起的“花部”——京剧等艺术的亲密无间和携手并进。而后者诸多先贤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手法，都足以使京韵大鼓乘势而起、弥足借鉴。“骆派”师承刘宝全大师的《子期听琴》等段子，传承于春爱而至今久演不衰，其中自有染色京剧魅力的因由，而“花部乱弹”的依字行腔、依律作韵方面的格律更是鼓曲艺人唾手可得的依凭。

“依字行腔”指的是语言和音乐之间的关系。鼓曲艺术历来讲究“清晰的口齿，沉重的字，动人的声韵，醉人的音”，强调“字是骨头韵是肉，板是老师傅”。——即是说具有“四声八调”的汉字本身就是具有音韵性，并能赋予音乐以语言声韵魅力的文化载体。早年在“说”和“唱”的结合上有刘宝全的“唱叙派”和白云鹏的“说表派”，前者“唱而似说”，以旋律和节奏取胜，后者“说中有唱”，因语吻和语态传神。从而分别形成“响亮脆”的“阳刚”和“娇巧媚”的“阴柔”之美。两者都充分体现了鼓曲艺术“音乐的节奏不能破坏语言的节奏，曲律的完整不能破坏语意的完整”的艺术规律。

京韵大鼓艺术成熟的另一标志乃是由长篇改为短段。“短段化”不仅意味着叙事诗格局的更加自觉，也还意味着谋篇布局的文学性和遣词造句的格律性的更加讲究。“依律作韵”是说这一演唱形式基本上采取宽泛的“古体诗”形式，自然上口，合辙押韵。只不过甚拘泥于“二二三”每一字词的“平仄”格律，而只在一对基本句式的尾部要求“上仄下平”，以便张弛有致、擒纵自由、有放有收。既有声腔的个性发挥，又有节奏的格律规范。“骆派”代表作《剑阁闻铃》等篇目更追求子弟书的诗韵，“上口”来自平仄搭配协调，“押韵”尤喜层层叠加。而开头一句“马嵬坡下草青青”更是把几乎每字的“字头—字腹—字尾”都连贯又清晰地表达出来，从而使语言和音乐的结合充盈饱满、韵调兼致。刘春爱深知个中滋味，她善于把自己那柔润细腻的音韵融会在弦师轻抹慢挑的伴奏和她手中迟急顿挫的鼓板、闪颤腾挪的节奏之中。

鼓曲艺术发展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有女性化的唯美趋向，而骆玉笙则是体现这一趋向的杰出代表。不仅唱腔唱法更加曲婉别致，音乐形象更加含蓄文雅，舞台风格更加高贵典雅，整体的艺术追求也都是简洁诗化的。于是京韵大鼓“雅俗共赏的内容、刚柔并济的风格、说唱结合的方法、一曲多用的唱腔、点到而已的表演”之艺术特质更加显现并越发自觉。刘春爱就是在这位大师的口传心授、耳濡目染下心领神会、以形写神，一板一眼、一腔一调的在默会中体认师父神韵，在刻苦的学习和实践中“会—通—精—化”，一步一步走近师父，一段一段地读懂“骆派”，一天一天地在“写实”中发现“形后之神”，一年一年在“悟神”中琢磨其形。终于主客邂逅、心领神会、物我合一，发现并改铸了自我。成为迄今“骆派”风格传承的第一人。

正是：艺海无涯世茫茫，上下求索苦遍尝；终生有幸泛骆舟，顺达新岸任君航。